

# 鲁迅笔下的“革命咖啡店”是哪一家？

■ 乔丽华

1928年8月8日《申报》刊登《上海珈琲》一文，文章作者称自己在这家咖啡店里遇到了龚冰庐、鲁迅、郁达夫、孟超、潘汉年、叶灵凤等“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”。见此，郁达夫和鲁迅马上撰文予以澄清。郁达夫在《语丝》“随感录”栏目发表《革命广告》一文，声明“这一个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郁达夫……对于奢侈费钱的咖啡馆，绝迹不敢进去”。紧跟着郁达夫的短文后面是一则《鲁迅附记》，附记中写道：

这样的乐园，我是不敢上去的，革命文学家，要年青貌美、齿白唇红，如潘汉年叶灵凤辈，这才是天生的文豪，乐园的材料……即使我要上去，也怕走不到，至多，只能在店后门远处彷徨彷徨，嗅嗅咖啡渣的气息罢了。你看这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线的文豪么，我却却是“落伍者”，决不会坐在一屋子里的。

这则附记收入《三闲集》时改题为《革命咖啡店》，成为鲁迅与创造社及上海滩文人论战的又一名篇。

那么，鲁迅笔下的这家“革命咖啡店”到底是哪一家？

《鲁迅全集》的注释却有些“朦胧”，仅注明此文针对《申报》上的《上海珈琲》一文，对这家咖啡店的情况却没有进一步说明。查《鲁迅全集》书信卷，1928年8月15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亦提到此事：

创造社开了咖啡店，宣传“在那里，可以遇见鲁迅郁达夫”，不远在《语丝》上，我们就要订正。田汉也开咖啡店，广告云，有“了解文学趣味之女侍”，一伙女侍，在店里和饮客大谈文学、思想，好不肉麻煞人也。

在这封信中，鲁迅明确提到是创造社开的咖啡店。因此，《鲁迅全集》中又做了这样的注释：“当时创造社某些成员曾开设咖啡店，如张资平的‘文艺咖啡座’、周全平的‘西门咖啡店’等。”这个表述也很含糊。根据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《出版月刊》第3号刊登的《西门咖啡座消息》可知，这家店是周全平开的，1930年2月才开业，显然不是鲁迅所指的那家咖啡店。

其实，根据全集注释提供的线索，查阅《申报》及《语丝》刊登的相关文章，这个问题不难解决。在《革命咖啡店》中，鲁迅抄了一段“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广告式文字”，这段文字源于《申报》上的《上海珈琲》一文，这篇文章对这家咖啡店的名称和地点都有交代：

上海的珈琲店永远是大净俗了。上海的茶馆永远是提鸟笼、抽水烟朋友的俱乐部。虽则若谷先生曾经介绍过巴尔干珈琲店，昨天直先生又介绍了新雅，但总不是我们理想的文艺家及爱好文艺的青年们聚谈的地方。但是读者们，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，我一共去了两次，

我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、鲁迅、郁达夫等，并且认识了孟超、潘汉年、叶灵凤等……这一家珈琲店名为“上海珈琲”，在所谓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，并且就在“新雅茶室”的隔壁。我们渴望着文艺珈琲店的实现的诸同志，一定会欢迎我这一则小小的报告的罢。

所以，《上海珈琲》的标题，并非泛指上海滩的咖啡馆，而是特指创造社新开的咖啡店，店名即为“上海珈琲”（日语“咖啡”写作“珈琲”）。新雅茶室位于四川北路虬江支路口，“上海珈琲”和“新雅茶室”紧邻。当时的虹口，有不少日本人、俄国人开设的酒吧间、咖啡馆、舞厅等，是继四马路之后新崛起的娱乐消遣场所，也被视为法租界霞飞路波西米亚情调的延伸。《上海珈琲》的作者显然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趣味，向读者介绍沪上出现的这第一家“文艺咖啡店”。

此文作者署名“慎之”，不知是哪一位的笔名。自1925年9月22日起，《申报》辟有“艺术界”栏目，朱应鹏任主编，张若谷、汪偶然、查士元、查士骥等都是该栏目撰稿人。自1928年8月6日起，在《申报》“艺术界”栏目下专门辟了一个“珈琲座”，该栏目下先后发表了《张若谷与珈琲》（直）、《腊丁区“波西米亚人的生活”》（复）、《上海珈琲》（慎之）、《忒珈钦谷——霞飞路俄国珈琲店小坐速记》（若谷）、《从郁达夫说到珈琲

店一女侍》（若谷）、《珈琲店的女侍》（梧）……这些小品文在“咖啡”这一舶来品上做足了文章，显示了当时洋场文人的趣味所在。鲁迅和郁达夫认为《上海珈琲》一文是创造社做的广告，但从行文看，作者未必一定是创造社人士，因为这位“慎之”似乎全然不了解创造社与鲁迅、郁达夫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。

对这个咖啡店，郑伯奇后来的回忆文章里曾提到过一笔：“我在创造社中是分管总务的，创造社的那个咖啡馆就是我经办的，开办时间约在与鲁迅论战期间，名称叫上海咖啡店，记得开张后去喝咖啡的人很多。当时上海还有一个公啡咖啡馆，好像是外国人开的，左联成立后开会可能就是在在这个咖啡馆，因为这个地方一般中国人是不去的，外国人对喝咖啡的人又不注意，比较安全。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没有在创造社的上海咖啡馆里开过什么会。”

马国亮的《咖啡》一文里说“上海珈琲”是张资平所开，这一说法被很多人引用。1928年5月成仿吾离开后，张资平是创造社的实际负责人，因此这么说也未尝不可，但不尽准确。1928年7月创造社出版部迁至上海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北首51号，开设出版部并在楼上兼营咖啡店。这间“上海珈琲”属于创造社出版部名下，是以创造社的名义开的，不能说是张资平个人的。



鲁迅

创造社后期，一方面因出版左翼进步书籍而一再遭到当局查封，另一方面内部人事纠葛不断，出于种种考虑，出版部在迁移到四川北路虬江路后，顺应潮流开设咖啡店。此举既能缓解经济压力，又能吸引沪上文人士驻足，一举两得。然而《申报》上“慎之”的介绍文章，把论争对手鲁迅和郁达夫拉扯进来，结果引来一顿无情的嘲讽。由于无法查明“慎之”的身份，因此很难说这究竟是创造社有意为之的广告，还是这位作者不明情况，无端多事而捅了马蜂窝。

我们知道创造社最终被查封是在1929年2月，但被查封的原因却不明。1929年2月5日《申报》第十五版刊登一则《大学教员与女招待冲突》的报道，发生冲突的地点正是四川北路路口的“上海珈琲店”。当时沪上一些报纸对“上海珈琲店”女侍风波进行了添油加醋、无中生有的报道，而创造社也恰在此时被查封，不能不让人感到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。

这一回，白老师可真乐透了！剧场里，坐在我身旁的他，整晚都兴高采烈，开心得合不拢嘴。

《游园》《惊梦》那两折，杜丽娘柳梦梅上场，扮相俊俏，身段优美，他笑了；小春香娇俏活泼，他笑了；花神翩翩起舞，他笑了；《冥判》一折，判官喷火有模有样，小鬼翻跟斗干净利落，他也笑了！前后两个多钟头，这位推广昆曲大旗手、“青春版”《牡丹亭》总制作人白先勇，一直乐融融，喜滋滋，深深沉醉于校园传承版《牡丹亭》的演出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整个人都给学生的热情融化了！”

4月10日晚，为庆祝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，校园传承版《牡丹亭》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隆重首演。早在2月白先勇来香港中文大学开讲《红楼梦》时，就已经邀我届时前往北京参与其盛。

“这次的戏，是由全北京历经两次公开选拔，从16所高校、一所中学中选出演员24人组织而成的，一共有4个杜丽娘，3个柳梦梅，2个小春香。”白老师说来眉飞色舞，“啊呀！最想不到的是乐队，本来以为要找苏州昆曲院的乐队来助阵，谁知道连这个也是由学生自己组成的呀！”原来当天北大校园传出的袅袅丝竹之声，竟然是14位年轻演奏员日以继夜操持勤练的成果！

校园传承版的演出，由“游园”“惊梦”“言怀”“道觐”“离魂”“冥判”“忆女”“幽媾”“回生”共九折组成。这样浓缩一晚演出的精华版，几乎把《牡丹亭》一剧中所有的行当生旦净末都囊括了，加上琵琶、古筝、扬琴、二胡、箫、锣、铙、钹等各种乐器

# 姹紫嫣红遍地开

■ 金圣华



左：北大校园版《牡丹亭》剧照 右：本文作者（左）与白先勇合影

齐全的乐队，很难想象是由一群来自各校的莘莘学子联袂组成的。自从2017年7月1日成立项目以来，这群并非昆曲专业的演员和演奏者，才经过8个月的集训排练，就有了如此水平的演出，成绩之佳，实在是令人喜出望外！

在8个月刻苦的排练过程中，参与的学生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奉献在昆曲演出的大业中。演员要学习唱功、表演、化妆三类，演奏员则专攻技巧与乐器配合。所有的课程都聘请昆曲院团专人指导。不但如此，全体学员还曾经三次前往苏州取经，接受苏昆专业演员一对一指导。这种做法，不由得使人想起十多年前，白先勇策划“青春版”《牡丹亭》时，曾坚持要求剧

中主要演员如俞玖林、沈丰英等人向师父汪世瑜、张继青行跪拜大礼，目的在使昆曲后学以庄敬虔诚之心，接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洗礼，从而进入百戏之祖优美典雅的殿堂，正式成为昆曲传人。如今，俞沈二人已成大器，蜚声艺坛，正是栽培后起之秀的时候了。4月10日晚，只见台上男女主角挥洒自如，配合得宜，《幽媾》一折的柳梦梅，扮相唱腔，举手投足，均惟妙惟肖，带有八九分师父的影子，身为师父的俞玖林，还有太师父汪世瑜，当晚都在台下观赏，想必跟总策划人白先勇一般深感欣慰吧！

当晚的演出，除了表演细腻、乐队出色之外，服装典雅精美，舞台光彩夺目。原来一切的布景道具服装都是向苏昆远

道借来的。此外，舞台上董阳孜苍劲有力的《牡丹亭》三个大字，宛然在目，舞台下书法家还亲莅剧场观赏演出。记得董在观剧后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本来不想来的，给白先勇硬拖来，谁知道演得这么精彩！”

记得2007年4月，也是桃红柳绿春浓时，我和白先勇应王蒙之邀，前往青岛海洋大学演讲。有一晚我们在下榻的旅舍聚晤，谈起了彼此为弘扬传统文化、推广华文教育的艰辛。那时候，白先勇推广昆曲的大业起步不久，而我正在为筹办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而奔波，我们交换心得，竟然同有许多不为人知、举步维艰的经历。如今，11年后，昆曲的发展不但遍及神州，兼且扬名海外。2005年白先勇在北大推出“青春版”《牡丹亭》时，95%以上的年轻人不识昆曲；如今，昆曲课程为北大、香港中文大学、台湾大学最为热门的通识课程。

北京大学此次校园传承版《牡丹亭》的演出，不仅是一次成功的表演，更是一项标志性的文化事业，意义深远。试想一下，这次的昆曲演出者，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学子，2005年白先勇在北大首推昆曲时，他们还都是七八岁的孩子，13年后，居然在百年讲堂的舞台上，将昆曲中的“情”与“美”演绎得如此动人心弦！经此中国文化精粹的一脉相连，一线相牵，的确是昆曲传承计划成功实施的明证。从“看起来”到“演起来”，昆曲的传承，终于后继有人了！白老师内心的激动与宽慰，可想而知。

多年前，白先勇为全球青年文学奖题字曰“有奇花异卉，开万紫千红”，这也是今日他推广昆曲而终见佳绩的写照。